

言
文
對
照

廣
註
孟
子
讀
本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言文
對照

廣註孟子讀本 卷四

離婁上

凡二十
八章

離婁章全旨

這是說先王之治，根本於仁政有秩序，是萬不可變更的。

孟子曰。離婁之明。公輸子之巧。不以規矩。不能成方員。師曠之聰。不以六律。不能正五音。堯舜之道。不以仁政。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聞。而民不被其澤。不可法於後世者。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。徒善不足以為政。徒法不能以自行。詩云。不愆不忘。率由舊章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。未之有也。聖人既竭目力焉。繼之以規矩準繩。以為方員平直。不可勝用也。既竭耳力焉。繼之以六律正五音。不可勝用也。既竭心思焉。繼之以不忍人之政。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。為高必因丘陵。為下必因川澤。為政不因先王之道。可謂智乎。是以惟仁者。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。是播其惡於眾也。上無道揆也。下無法守也。朝不信道。工不信度。君子犯義。小人犯刑。國之所存者幸也。故曰。城郭不完。兵甲不多。非國之災也。田野不辟。貨財不聚。非國之害也。上無禮。下無學。賊民興。喪無日矣。詩曰。天之方蹶。無然泄泄。泄泄猶沓沓也。事君無義。進退無禮。

定，接着用那陰陽的六律，做個正五音的法度，所以後世的音樂，也就用不盡了。聖人用盡了心思，還怕有徒善的弊病，又接着用那「不忍害人的政治」，自然他的仁德，普被天下了。所以說：「想造一塊高地，一定要借那本來高的小山；想掘一處很深的地方，一定要借那本來深的川澤，自然就容易成功了。」若是辦理國事，不知道借著先王的法度，可算得是聰明麼？所以只有仁德的人，該應在人君的高位中，沒有仁德的人，如果登在人君的高位中，那真是散佈禍害到衆人身上去了。可見在上的國君，沒有義理來審度事宜，那在下的百姓，也沒有法度可守，因此上下齊亂，朝廷上出號令，不憑信義，百官辦事，也不相信法度，弄到在上的君子，事事犯義理，在下的「小民」，事事犯法度，像這樣的國家，倘若還能存在，總算是好運氣了！所以有人說：「內城外郭沒有完固，兵器盔甲不多，並不算是國家的禍害；田地不開闢，貨物銀錢不蓄積，也並不是國家的禍害；只有在上的人，不知道依著規矩，在下的百姓，不知道講求學問，那麼擾亂的百姓，就乘勢起來，國家的滅亡，就沒有多日子了。」詩經大雅板的一篇說：「上天的意思，將要推倒你的國家，凡做臣子的，不要再鬆懈不振作。」鬆懈就是隨隨便便的意思呢！怎樣叫做隨隨便便呢？就像做官的人，事奉他的國君，不知道有當盡的義務，進退也不知有當行的禮節，說出話來，又都叫先王的法度不是，這就是現在人所說的隨隨便便了。所以說：「能夠把難做的事情，責成國君去做，這纔叫做恭敬國君；陳說善道，禁止國君的邪心，這纔算是敬重國君。」假如說：「我的國君是不能做這樣難事，不能行這樣善道，不能禁止那邪心的，」這種隨隨便便的情形，就叫做害國的賊。」

規矩章全旨

這是說治民要仁愛，萬不可暴虐。

孟子曰：「規矩方員之至也。聖人人倫之至也。欲為君，盡君道。欲為臣，盡臣道。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也。」孔子曰：「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暴其民甚，則身弑國亡。不甚，則身危國削。名之曰幽厲，雖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也。」詩云：「殷鑒不遠。」在夏后之世，此之謂也。

〔註〕

① 削是指國土削小。

② 幽厲是周朝暴王的諡號。

幽是不明，白厲是兇惡。

③ 鑒是鏡子，借著照見自己的。

● 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「規和矩是做方圓用的頂好器具。聖人是人類倫理上頂好的模範，所以想做國君的，要能夠盡國君的道理，想做臣子的，要能夠盡臣子的道理。這兩種道理，都只要學着堯舜就是了。不把舜當日事奉堯的道理，事奉現在的國君，就是不尊重他國君的人。不把當時堯治百姓的道理，治理現在的百姓，就是害百姓的人。孔子說過的，「道理只有兩種，就是仁和不仁罷了。」不仁的國君，暴虐他的百姓，過了分，那末就有殺身滅國的禍。如果不過分，也定有身子危險，國土減削的禍害。這種人到了死後，替他起個名字叫做幽，叫做厲，那怕後來有孝子慈孫，這個惡名也改不過來的了。詩經大雅蕩的一篇說：「商紂的鏡子，不在遠處，就在夏朝桀的時代。」我說幽厲，也就是這個說法啊。」

三代章全旨

這是說明仁不仁影響的大。

孟子曰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。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。不保四海。諸侯不仁。不保社稷。卿大夫不仁。不保宗廟。士庶人不仁。不保四體。今惡死亡而樂不仁。是猶惡醉而強酒。

〔註〕

①社稷 社是土神 稷是穀神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夏商周三代的得天下，是因為仁愛。到後來桀紂幽厲的失掉天下，是因為不仁愛。凡是國家的廢興和存亡，也都是個仁和不仁的緣由。所以做皇帝的沒有仁愛，就保不住天下，做諸侯的沒有仁愛，就保不住他一國的土地，做卿大夫的沒有仁愛，就保不住他的祖宗的祠堂，做士子和衆百姓的沒有仁愛，就保不住他的性命。現在的諸侯都怕身死國亡，却歡喜做不仁愛的事，這就像怕醉的人，却還要勉強喝酒一樣。』

愛人章全旨

這是說要還責自己，不可只責望他人。

孟子曰。愛人不親。反其仁。治人不治。反其智。禮人不答。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。皆反求諸己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詩云。永言配命。自求多福。

〔註〕

①親 是親近 ②答 是答謝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如果我愛他人，他人却不來親近我，我就要反求自己，那愛人的事，究竟做到沒有；我去管理他人，他人却不受我的管理，我就要反求自己，那見解究竟錯了沒有；我敬禮他人，他人却不回答我的敬禮，我就要反求自己，那恭敬究竟忽畧沒有；凡幹着的一切事情，如果有得不到效驗的，都該應要反過來，求自己的差處，倘若自己的身子正了，自然天下的人都歸服他了。所以詩經大雅文王篇上說：「常常心裏想着要配合天理，自然能得着多多的福氣。」身正人歸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』

恆言章全旨

這就是各分子強健，自然全體都強健，各個人能自治，天下自然都太平，並不是說只元首能把一身正着，就算好的。

孟子曰：『人有恆言。皆曰：天下國家，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』

〔註〕

① 恆言

就是常言

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人們有句老話，都道：「天下國家，天下國家！」却不知道根本就在一國，一國的根本就在一家，一家的根本就在一身，如果人人都把一身自治好了，天下國家那有不治的呢？』

為政章全旨

這是說治國先要得優秀分子的同心。

孟子曰：『為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國慕之；一國之所慕，天下慕之。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』

〔註〕

①巨室

是世代做官的大家

②慕

就是信仰

③沛然

是水大瀉的樣子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現在號令不行，只是得不到箇訣竅；如果得到訣竅，行起號令來，也很不難什麼訣竅呢？就是第一不可得罪世家大族，因為世家大族都是一國的優秀分子，只要一國優秀分子的心願向他，那麼一國的人都都願意向他了；一國既然願意向他，那麼滿天下也自然都願意向他了，這麼一來，所以他的號令，就像水浪大瀉大瀉的樣子，把些德行政教，可充滿在大陸上了！』

有道章全旨

這是說不能自強，只可聽天由命，如能愛民行仁，那末天命全在自己掌握中，治國不用愁的。

孟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。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強，斯二者天之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齊景公曰：『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絕物也。』涕出而女於吳。今也小國師大國，而恥受命焉，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。如恥之，莫若師文王。師文王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為政於天下矣。詩云：『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。』孔子曰：『仁不可為衆也。夫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今也欲無敵於天下，而不以仁，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。』詩云：『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。』

〔註〕①役是被人使。②天的意思。③絕物是斷絕人類的交往。④女於吳就是把女兒嫁給吳國去。⑤先師就是前。⑥麗是指數目多得。⑦億是十萬。⑧侯的意思是只有。⑨膚敏敏是明達。⑩裸音灌酒就是祭。⑪將就是幫助。好樣的樣子。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天下有道理的時候，單講道德材能，所以那時德行小的，甘心給德行大的使用，材能小的，甘心給材能大的使用。天下沒有道理的時候，單講威權勢力，所以那時威權小的，只可聽威權大的使喚，勢力弱的，只可聽勢力强的使喚。這兩種情形，都是天然的理勢，順着理勢的，就可存在，違反理勢的，就要滅亡。所以齊景公從前沒有法子，只得同吳國交好的當兒，就說道：「既不能出令制服他人，又不能聽受他人的命令，這分明是斷絕了人類的交往了，啊，既做了人，怎可同人類斷絕交往呢？」便哭得眼淚出，把女兒嫁給吳國。現在啊，那些小國事事都學着大國的荒蕩暴虐，却又難為情受大國的吩咐呢！這就像做了學生子，却難為情受老師的教訓一樣了。倘若難為情他的，那麼再沒有像學着文王的好了！果真學着文王，那末大國只要五年，小國只要七年，一定就可以幹着全天下的政治了。詩經大雅文王篇說：「商朝的子孫，他的數目那裏罷十萬，然而天命已在周朝，他們也只有向周朝屈服了，他們為什麼屈服周朝呢？因為知道天命是沒有一定的，所以商朝的臣子，那怕形狀魁偉，才能練達，也只可灌酒降神，幫祭到周朝的京城裡去了。」後來孔子讀到這首詩，就歎道：「碰着好仁的人，就是人多，也算不得什麼了，那國君果真好了仁，天下就沒有能抵敵他的了。」現在啊，那些諸侯要想天下沒有抵敵過他的，却不肯行仁政愛着人民，這就像拿熱東西的人，却不用冷水浸手，一定要燙痛的了；

詩經大雅桑柔篇上說：「那個能夠拿熱東西，却不把冷水浸手的呢？」

不仁章全旨

這是說人們的禍福，都是自己取的，並不是禍福能無故來的。

孟子曰：不仁者，可與言哉。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？有孺子歌曰：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孔子曰：小子聽之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此之謂也。

〔註〕

①菑同

②滄浪

就是漢水的下流

③纓

是帽帶

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不仁的人，可以同他講話嗎？他只安心做那危險事，並且便利着那箇菑害，高興做那怎樣纔可滅亡的事。如果這不仁的人，還可同他講話，那麼世上怎還有亡國敗家的事情呢？從前有個小孩子，在滄浪水邊唱歌道：『滄浪的水如果清了，就可以洗我的帽帶；滄浪的水如果渾了，就可以洗我的腳。』孔子聽見這歌，就向門人道：『你們後生家聽著，水清了就洗帽帶，渾了就洗腳了，這都要人們自己揀取的。』所以人們一定要自己先輕侮了，纔有人來輕侮他，家庭一定要自己先毀壞了，纔有人來毀壞他，國一定要自己先攻打了，纔有人來攻打他，也

都是自己揀取的呢。所以書經太甲篇上說：「天降下的災害，還可想法子挽回，只有自己造出的災害，那就活不成了。」這就是說著這個呢！

桀紂章全旨

這是說欲王天下，不行仁道，不可救藥。

孟子曰：桀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民之歸仁也，猶水之就下，獸之走圯也。故為淵毆魚者，獺也。為叢毆爵者，鸛也。為湯武毆民者，桀與紂也。今天下之君，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為之毆矣。雖欲無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。苟為不畜，終身不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詩云：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。此之謂也。

〔註〕

①與之聚之

就是分給他們和替他們保守的意思

②圯是空野地方

③毆同驅，就是趕的意思

④獺就是水獺

同鼬，一類長約二三尺，毛色是青黑的，尾

巴失長像錐子，四脚很短，趾間有蹼，居在河旁，池沼的旁邊，夜出吃魚，只飲他的血。

⑤爵就是雀

⑥鸛就是鷺

⑦載胥，胥作彼此解

⑧載胥，胥作彼此解

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「夏桀商紂失掉天下的緣故，只因為失了他的百姓呢。失了百姓的緣故，只因為失了百姓向他的心呢。得天下有得天下的道理，只要得了百姓，就可得天下了；要得百姓也自有道理，只要得了他的心，就可得到百姓了；要得到他們的心也自有道理，只要他們喜歡的，就分

給他們，替他們聚集攏來，他們討厭的，就不要幹到他們身上，這樣就沒有不向你的了。人民的歸向仁德，就像水的向下頭流，野獸的走到曠野裡去一樣呢。所以說：「幫着深淵趕魚去住的，就是那吃魚的水獺；幫着大樹林趕鳥雀去停的，就是那吃鳥雀的老鷹；幫着商湯周武趕百姓去歸向他的，就是害百姓的桀紂。」現在天下的國君，只要有一個喜歡仁德，那麼各國的諸侯便都替他趕百姓了；那怕不要王天下，也不能夠的了。現在想王天下的諸侯，譬如有了七年深的病，却要我三年陳的艾一樣，假使再不趕快藏儲起來，那就一輩子得不到陳艾了。假使想王天下再不用心在仁德上，也就一輩子的憂愁恥辱着，一直要陷到身死國亡的地步才住了。所以詩經大雅桑柔篇說：「他怎麼能好呢？就要大家都淹到水裏去了。」這就是說沒有仁德的君，怎能治好他的國家呢？」

自暴章全旨

這是說自己不要好的人，只因不知好處，就在自己心中。

孟子曰：自暴者，不可與有言也；自棄者，不可與有為也。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；義，人之正路也。曠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。

〔註〕

①暴是賊害

②非作不

③曠是空着

④哀是可憐

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自己賊害自己的人，不可以同他；有什麼好話說的，自己丟掉自己的人，不可以同』

他有什麼好事做的，因為他說出來的話，都是說禮義不是的，所以纔叫他是自己殘害自己呢。他自己總說他那身體，是不能靠仁住，不能依義走的，所以纔叫他是自己丟掉自己呢。他不知道仁就是人們最安穩的宅子，義就是人們最正大的道路，他卻偏要空着這安穩的住宅不住，丟掉這正大的道路不行走，這樣的人真是可憐啊！

道在章全旨

這是說治道只在各人守分，不要先自已亂了秩序，也是側重自治的意思。

孟子曰：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

〔註〕

一爾

通通是近的意思。

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治國的道理，本在很近的地方，人們却都要到遠處去找；行道的事體，本在很容易的一邊，人們却都要在很難的一邊去做，實在只要人人能親愛他的父母，恭待他的長輩，天下就自然太平的啦。』

居下位章全旨

這是說有了真心實意，纔能幹得事。

孟子曰：居下位而不獲於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獲於上有道，不信於友，弗獲於上矣。信於友有道，事親弗悅，弗信於友矣。悅親有道，反身不誠，不悅於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其身矣。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。

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。

〔註〕

○獲是信
任說的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在下級官位中，如果得不到上級官員的信任，那百姓就不可以治理了。不過要得到上級官員的信任，却有個道理，若不能先使朋友相信，就得不到上級官員的信任了。要朋友相信，也有個道理，若是事奉父母，得不到父母的歡心，就不能得朋友的相信了。要得父母歡心，也有個道理，若是回想自己沒有真實的心念，就不能使父母喜歡了。要自己的心念真實，也有個道理，若是不明白那本性的善，就不能有真實的心念在自己身上了。所以這真實的道理，本是天給我自然的道理，那隨時想着要真實他的，這就是人們該做的道理。人們能真實到極點，却還不能感動他人的，這是沒有做的事。如果不能真實，那就也沒有能感動他人的地方了。』

伯夷章全旨

這和為政章的用意差不多。

孟子曰。伯夷辟紂。居北海之濱。聞文王作。興曰。盍歸乎來。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太公辟紂。居東海之濱。聞文王作。興曰。盍歸乎來。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二者。天下之大老也。而歸之。是天下之父歸之也。天下之父歸之。其子焉往。諸侯有行。文王之政者。七年之內。必為政於天下矣。

註
 ①辟避
 ②興是感動
 ③西伯侯當時文王做西方諸侯的長所以叫西伯
 ④太公名尚本姓姜是東海人他的先祖封
 呂尚在渭水邊因說道「我太公望
 你已經很久」所稱他叫太公望
 ⑤馬於處切作什
 麼地方解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從前伯夷避紂的災難，住到北海邊上去，聽說文王起來了，他心裏就感動道：「怎麼不回了家來呢？我聽得西伯是個頂會敬養老年人的。」姜太公也是避紂的災難，住到東海邊上去，聽說文王起來了，他心裏就感動道：「怎麼不回了家來呢？我聽得西伯是個頂會敬養老年人的。」這伯夷太公兩個老年人是天下有大德行的老人呢，却都來歸向了文王，就同天下人的父親都歸了文王一樣了。天下人的父親既然都來歸向他，那麼他的兒子會逃到那裏去呢？所以現在的諸侯，如果有行文王那樣政治的，只消七年以內，一定就可以幹政治到滿天下了。』

求也章全旨

這是說施行苛政，硬做起來，富強來，都是人民的害。

孟子曰：求也為李氏宰，無能改於其德，而賦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求非我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由此觀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棄於孔子者也。況於為之強戰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，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。故善戰者服上刑，連諸侯者次之，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。

註

①求姓冉，字子有，是孔子弟子，居政事科。
 ②李氏就是魯大夫季孫氏，從文公後世代管理國政，權勢很盛。
 ③賦取解。
 ④鳴鼓而攻之，是聲明他的罪。

歷代他(五)強戰就是用力打仗(六)草萊就是荒地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當初冉求做了魯大夫季氏的家臣，不能想法子改變季氏的惡德行，却征收百姓的賦稅，過了從前一倍。孔子就對學生道：『冉求！不是我的學生呢！你們衆學生，敲着鼓去攻他，是該的！』從這件事看起來，凡是國君不能行仁政，做臣子的却還要幫着搜羅金錢，富足他，都是要被孔子攆掉的了。況且又替他出力打仗，有的為爭奪土地打仗，就殺人滿在野中，有的為爭奪城池打仗，就殺人滿在城中，這就叫是要管領土地去吃人的肉了。他這罪孽，真不止一死就可算數的呢。所以說越會打仗的人，論罪該應用第一等刑罰待他，結連諸侯興起兵禍來的人，罪名該比會打仗的減一等；開墾荒野，分仕田地，叫百姓耕種，窮極民力的人，罪名該比結連諸侯的又減一等。』

眸子章全旨

這是孟子指點人們魚目混珠的妙法，又有提醒人們不可存着邪心的意思。

孟子曰：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惡。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。

〔註〕

①眸子

就是眼睛裏的瞳人。眸音牟。

②瞭

音了，作明亮解。

③眊

音耄，是清爽。

④廋

是搜，是躲藏的意思。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人身上最能使旁人看出善惡來的，沒有比眼睛裏的瞳人再好的了，因為瞳人是

遮不住心裏的壞處。人們的心裏正當，那瞳人就明亮清楚。人們心裏不正當，那瞳人就昏暗。得像蒙着什麼似的。所以看人們的邪正，只聽他的說話，再看他的瞳人。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躲避呢？」

恭者章全旨

這是說好人不能專在形式上做的。

孟子曰：「恭者不侮人，儉者不奪人。侮奪人之君，惟恐不順焉。惡得為恭儉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？」

〔註〕

①順 這是指受他的侮辱說。

②聲音 這是指言語說。

●白話講演

孟子道：『真能恭敬的，決不肯欺侮他人，真能儉省的，決不肯搶奪他人。像現在欺侮搶奪人們的國君，只恐怕他人不肯順着他，儘他欺侮搶奪，這怎可算得恭敬呢？恭和儉這兩件事，難道可以單拿外面的聲音笑貌做成的嗎？』

馮子章全旨

這是說救世先要正己，萬萬不可從權。

淳子髡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」孟子曰：「禮也。」曰：「嫂溺則援之以手乎？」曰：「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」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曰：「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」